

# 向蘇聯一面倒的外蒙古

喬一名

## 一、前 言

一九四五年中國在重大犧牲下，贏得抗日聖戰，但被蘇俄在「強權外交」的策略下，巧奪外蒙，偽稱「獨立」。其實，外蒙在內政外交上，並未有一日真正獨立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新疆白塔山犯邊事件，足令所有中國人明瞭所謂外蒙「獨立」的真象。

外蒙介於中國大陸與蘇俄西伯利亞之間，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當年（一九四五年）史大林堅持非佔有外蒙不可，其着眼點便在於確保西伯利亞的安全，與進一步赤化亞洲。蘇俄堅持外蒙「獨立」，非有所愛於蒙古，實乃為其本身利益打算，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 二、外蒙古概況

蒙古在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自十七世紀至廿四世紀初期，一直是中國的領土，稱作外蒙古，以別於民國十八年滇南四省建制前的內蒙古。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滿清帝制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外蒙古即在帝俄的慫恿下，於翌年要求獨立，並於一九二三年獲得自治地位。至一九二一年又藉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而叛變，成立偽蒙共和國，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政權，其共產國家的體制，亦完全是蘇俄的翻版。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中共承認外蒙古「獨立」，至此，外蒙古處於世界兩大共黨——蘇俄與中共的中間位置，使其具有新的重要性了。<sup>①</sup>

外蒙面積五十九萬一千一百一十九平方英里，為法國的三倍。超過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愛爾蘭和法國面積的總和，號稱為世界最大的內陸「國家」。外蒙東西相距一千四百六十八英里，南北是七百八十一英里。

註① Vicio P. Petrov, Mongolia—A Profil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p. 3-5.

位置於中亞山脈心臟地帶的蒙古，三面與中國大陸接壤，一面與蘇俄交界，內陸封鎖的外蒙高原，由於其戰略地位、天然資源、及作為蘇俄在亞洲的櫥窗，而益增加其特具的政治地位。蒙古地理景觀，在單調中亦顯示出其複雜性。境內西北部，山脈縱橫，間或有綠色草原，東部地勢比較平坦。南部是一片多沙礫的半草原性的無垠沙漠——戈壁，約佔蒙古土地的三分之一。目前，蒙古人口至多祇有一百五十萬人，仍以牧人為主，可是遊牧人數日形減少，漸傾向於定居、蒙古人口密度低，係由於向外移民之故，估計約有三百萬以上的蒙古人，居住於中國內蒙及蘇俄境內。鼓吹大蒙古民族主義的運動，均為中共與蘇俄當局所反對。直至今日，外蒙古仍為一低度開發區國家，地域遼闊、軍事力量薄弱，人口稀少而分散。外蒙領土雖大，但利用價值不高。除了暴風雨、洪水、旱災、及地震等天災之外，蒙古遊牧部落與牧人還得克服人類疾病（如肺結核與性病），家畜疾病（家畜流行病，牛羊瘟疫等），惡劣的環境，以及反覆無常的氣候。

蒙古又是富於湖泊的地區，有出水口的湖泊通常都有淡水。蒙古十六個大湖中的大部份位於西北部。有二百條大小河川流入苦味的烏布沙泊——面積一千三百方英里，是一個鹹水湖。由四十六條河流匯聚的高山大湖庫蘇古爾泊，面積有一千方英里，是最深（一千七百英尺）與最大的淡水湖，有時亦稱做蒙古海。西北湖泊分布的地區，有湖泊、瀑布與泉水星羅棋布，點綴其間，是蒙古最優美的風景地區。<sup>②</sup>

外蒙最近有一百種以上的礦物，業經鑑定，具有重要用途。能源方面有煤、褐煤、石油等；金屬礦源方面有鐵、鈾、錳、銀、砂金、鎢及輝目礦等。其中最大的能源生產地在南戈壁省，估計其焦炭蘊藏量達三十億噸。一九四一年所發現的大油田，位於賽音商德之南方，靠近中國大陸，現在正開採中，因其接近蒙古縱貫鐵路，運輸亦頗方便。

外蒙之資源，早即引起日俄兩國之垂涎。日人田中「侵略計劃」中曾指出，要以蒙古作為侵華及進攻西伯利亞的基地。蘇俄對外蒙的侵略，更是憂心積慮，以致造成今天外蒙一邊倒的情勢，且成為中蘇共互相衝突的地區之一。所以紐約時報形容外蒙是「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一堆引火柴，較中東或南非有過之而無不及」。<sup>③</sup>

### 三、「經互會」套牢外蒙的經濟發展

外蒙政權在過去半個世紀多的歲月裏，在軍經文教各項設施方面，大體可分為如下各階段：從一九二一到二六年，是借重蘇俄力量，鞏固其政權；一九二五到四〇年，是遵從蘇俄指導，運用政治權力，消滅其內部封建階級及資本主義；一九四〇年以後到目前，是仿效蘇俄，向所謂社會主義發展的時期。

註② Ibid., p. 17.

註③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77.

一九七八年元月十五日是「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卅一週年紀念。拆穿來看，所謂「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乃是外蒙被納入以蘇俄為首的「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的賣身契。蘇俄通過這一條約，片面性的強化了它在遠東，特別是在外蒙的軍、經和政治諸方面的利益。

蘇俄一方面通過「友好條約」，迫使其加入「經互會」，以期更方便的吸取連同外蒙在內的各成員國的資源，並轉變其經濟發展為蘇所用。「經互會」就是用來完成這項策略的國際組織。故欲瞭解外蒙的經濟和政治本質，必先研究「經互會」的性質和其作用是什麼？

「經互會」的全稱是「經濟互助委員會」，它是一九四九年一月經由所謂「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召開的經濟會議上成立的。目前，「經互會」已是歐、亞、拉丁美洲各共黨國家的國際組織，其成員國除外蒙之外，尚有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古巴、波蘭、羅馬尼亞、蘇俄、捷克以及新近加入的越南。

「經互會」原本僅具有單純的經濟性質，但因古巴和越南的加入，現已變成了兼具經濟、軍事的雙重任務。

四十年代末，史大林吞併東歐為其附庸國後，用了四重枷鎖，把這些附庸國束縛起來。第一重是觀念的枷鎖，他提倡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根據各國人民的要求與意志，而是根據馬列主義及「史大林主義」。第二重枷鎖是蘇俄KGB的特務系統，及由這種特務系統所參養的第五縱隊。第三重枷鎖是駐紮在各附庸國的紅軍，第四重枷鎖是「經互會」，對各附庸國人民，作經濟剝削，並造成其在經濟上對蘇俄依賴性。可以說，前三重枷鎖，都是為第四重枷鎖而設定的。

依照「經互會」章程規定：「經互會成員國的經濟與科技合作，是根據完全平等、尊重主權，考慮到各國民族利益、互惠、同志式互助的原則組織起來的。」<sup>④</sup>但這祇是表面文章，其實它的目的是：(一)蘇俄與東歐諸國長期經濟計劃的調整。(二)基於社會主義分業的原則，將各國生產加以專業化，協同化。(三)通過貿易的擴大以圖經濟的統合，以便把各國的經濟計劃，變成為蘇俄經濟計劃的一個環節，並且把各國生產專業化合在一起，剝奪各國經濟的完整性與獨立性，使他們離開了蘇俄的經濟體系便不能生存。至於所謂「協同化」、實際即是對蘇俄的經濟附庸化。此一政策實行的結果，已將各附庸國置於原料國或蘇俄工業衛星廠的地位，成為蘇俄劣製品的獨佔市場。因此，外蒙等國出售的原料，均遠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而蘇俄的製品，則遠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例如蘇俄對外蒙的皮毛、羊肉、煤炭等產品，大量賤價收購，造成經濟上的剝削和壓榨。

因之，外蒙的經濟發展祇不過是蘇俄經濟計劃的一個環節。今天蘇俄所謂的「援助」外蒙發展經濟，也只是運用所提供的資金與技術，來勘探能源，開發礦藏，及建立與西伯利亞相聯繫的交通網和戰備道路而已。

註④ 莫斯科華語廣播摘要，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日。

#### 四、蘇援下的外蒙經濟計劃

二次世界大戰中，外蒙在蘇俄的強迫下，參加了所謂「保衛蘇俄」的反侵略之戰，遣兵輸財的在俄境內犧牲了無數蒙古人民和財產。戰後偽蒙政權始有餘力在蘇援下發展其落後的經濟。當時最主要之措施，是配合蘇俄戰後的需要，確定其兩個五年建設計劃，即是一九四八到五二年，及一九五四到六〇年的兩個五年計劃。這兩個五年計劃的執行，也僅使得外蒙脫離原極落後的畜牧時代，進入廿世紀農業與工業萌芽的時期。本階段最重要的經濟開發是交通建設，尤以鐵道建設特具戰略意義。當時中蘇共仍在蜜月階段，中共也像外蒙一樣，無論在政治、經濟或軍事上都一邊倒的依賴蘇俄的支持。因此，為適應蘇俄長遠之戰略計劃，建築穿越外蒙，連接西伯利亞和中國大陸的蒙古縱貫鐵路，就成為優先建設的計劃了。此一縱貫鐵道，北起諾斯基(Naushki)，經烏蘭巴托(首府，即庫倫)、南達札木烏特，長達七百多公里。鐵道再南伸即進入中國內蒙區，直達集寧，長約三百卅多公里。縱貫鐵道的完成，從地理上和戰略上來看，已把外蒙和中國大陸緊緊地連在一起。這對於今日中蘇共的衝突，有不可忽視的潛在重要性。

外蒙於一九六一到六五年施行第三個五年計劃，這一計劃是在中蘇共暗鬪中展開的。此一期間外蒙一些高級幹部，極欲扭轉其一邊倒的政策，而想來個左右逢源，既接受蘇援，也同時接受中共的援助。但，蘇俄會允許外蒙這樣做嗎？以下所述就是中蘇共爭相援蒙的經濟戰。

一九六〇年五月卅一日，周恩來赴烏蘭巴托與偽蒙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支援外蒙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貸給二億盧布，並自一九六一到六五年，協助外蒙建設一個棉紡織廠(年產三千萬公尺)、一個玻璃板工廠(年產五萬平方公尺)、兩個製糖廠、一個玻璃日用品工廠。中共援蒙計劃中的最大項目，是供給廉價物品及龐大勞工。中共在六十年代的經援外蒙，確曾引起相當程度的震撼。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魯朋(Robert A. Rupen)當年所著的「外蒙古」一書中曾言：「中共的主動衝力是如此大，中共的物力論的吸引力是如此具有壓倒性，使人難以看出頭來蘇俄如何能保持它的地位。蘇俄現在仍然是外蒙古中的第一勢力，但五年後這種可能不再是真實。」<sup>⑥</sup>

外蒙初起或許有意引進中共的勢力，來抗衡蘇俄，無奈在中蘇共衝突之際，蘇俄是絕不容許外蒙有任何騎牆的外交政策出現的。因之，當外蒙和中共簽約後，同年(一九六〇)九月二日，外蒙「總理」、蒙古人民革命黨(共黨)第一書記、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尤·澤登巴爾(Yumzhagiyn Tsendenbal)率團赴莫斯科，再與蘇俄簽訂經援協定，增加對外蒙貸款六億一千萬盧布。翌

註⑥ Richard A. Geisler,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Far East Surrey, December, 1959, pp. 182-188.

註⑦ 張源民，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蒙藏委員會印，民國五十三年八月，頁111。

年四月十三日，蘇俄爲支援外蒙第三個五年計劃，又追加五億四千二百萬盧布的貸款。<sup>⑥</sup>

蘇俄爲了和中共爭取並控制外蒙，一變以往保守性的援蒙計劃。一面將蘇蒙合營的企業，大部份移交外蒙，並建立優惠的進口貿易關係。此外，再發動東歐等附庸國家，同時展開對外蒙之經援，企圖以集體力量，遏止中共對外蒙的進展。

同時，僞蒙頭子澤登巴爾爲了表示在行動上親蘇，就整肅了蒙共中的親中共派。本來，任何國家的共黨，都有派系鬭爭。但，蒙共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政治鬭爭却含有親蘇或親中共的鬭爭成份，這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及五九年三月分兩次實施的一項大整肅即可看出。在這項大整肅中，澤登巴爾整肅了當時第一書記達·達姆巴（D. Damba）並取而代之；曾狄取代絨倫也夫（Surenjav）爲第二書記；吐莫奧察（Tomo-Ochir）及波爾金揚（Baljinyam）取代達姆巴（Dandin）及拉姆清（Lamchin）爲政治局委員；莫隆札姆茲（Molomjants）及札格代羅爾（Jagvaral）取代波爾甘（Balgan）及桑姆丹（Samdan）爲政治局候補委員。<sup>⑦</sup>

上述的整肅事件中，尤以原蒙共第一書記達姆巴的整肅最具代表性。當中共勢力在外蒙日見增長時，達姆巴被視爲會得到中共的幕後支持。但是，蘇俄與中共間相互鬭爭的暗流，長久冬眠的蒙古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共顧問和工作人員的憎厭以及急劇推進的集體化運動的壓力等，在在都促成親蘇派採取行動，整肅了親中共派和地方民族主義派，完全奠定了蘇俄在外蒙的全般優勢，外蒙一邊倒向蘇俄的政策於焉成立，中共欲爭取外蒙的一番用心已徹底失敗了。

蘇俄在第三個五年計劃裏，答應交付外蒙大量農業機械、建築材料、卡車、聯合收割機、純種牲畜和其他資本財。蘇俄也答應支付在烏蘭巴托和其它地方建築公共衛生設施費用的百分之五十，並且提供機會，使數百名蒙古學生在蘇俄免費接受技術訓練以及中等以上的教育。據官方報告說明，第三期五年計劃在一九六五年完成之時，外蒙的工業生產要比一九六〇年升高百分之六十，電力發電升高百分之六十，國家總收入增加約百分之五十。工人的收入平均約增加百分之廿五，農村人民的收入約增加百分之十四。總之，蒙古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在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此外，在新農業企業，如農作物耕種、漁業和木材業方面，都有特別好的表現。

一九六六年到七〇年外蒙施行第四個五年計劃。施行之初，蒙共警惕到內部不合作的跡象開始產生，於是透露第四個五年計劃的主要責任，在於穩定並鞏固工人階級和合作社農民之間的團結，以及準備在許可情況下，一步一步地消滅城市與鄉村裏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差異。一九六四年根據蒙共公佈的有關黨組成份子的報告中說，在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名黨員中，僅有百分之廿一是集體農場的牧人，而農村的牧人和其他農業工人，却佔了百分之六十。

此一報告也一再強調，用鼓勵的方式，獎勵牧人、農民和工人在生產方面有超水準的表現。因此，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乃以

註⑥ Richard A. Geister, op. cit., p. 180.

「金色索雅布」(Golden Seyombo)獎牌，授予荒地的開墾者，牛奶工廠的女工人，變成女工英雄。許多省(Aimaks)都接受了勞工紅旗勳章的獎勵。這種種獎勵制度，大半都是蘇俄顧問的創意。不過，本期間的蒙古經濟發展，都是通過「經互會」的渠道和蘇俄遠東經濟發展步調一致，因此外蒙工業的專業化次第建立起來了。

第四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目標，乃是要在國家總生產中，將工業生產從一九六五年的約百分之四十一，至少擴張到百分之五十一。該計劃要求在蘇俄的協助下，能維持五年期間的工業生產，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四至十六以上。事實上，第四個五年計劃施行到一九七〇年底，工業的產量總值，已達到十七億多圖格里克(Tugrik——蒙圓)<sup>⑥</sup>。下表是外蒙工業總生產(按一九四〇年調整之價格計算，並以百萬圖格里克為單位)

年 度	全 部 工 業	增 加 百 分 比	屬 國 家 者	屬 合 作 社 者
一九五二	一八七·一	不詳	一四二·九	四四·二
一九五七	三四七·七	八五·三	二七八·八	六八·九
一九六〇	五六七·九	六三·八	四六六·八	一〇一·一
一九六五	一、〇一九·〇	七九·四	不詳	不詳
一九七〇	一、八四〇·四	八〇·六	不詳	不詳

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外蒙跟着施行第五個五年計劃。到這時期，外蒙的工業發展，雖有相當成就，但其工業規模仍然不大，生產亦少。廿年來，外蒙經濟發展的方向，在蘇俄專家的指導下，到一九六八年，已經確定。一九七一年是第五個五年計劃的開始年，這一年的工業生產，即佔全國總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第五個五年計劃繼續發展第四個五年計劃所釐定的工業、農業發展的項目，將其更加擴大。但，必需注意的是外蒙經濟發展，決不是整體性的經濟體系。外蒙的經濟活動，始終不能離開「經互會」的指導和協調。第五個五年計劃較強調種類繁多，技術效率，和總生產量。<sup>⑦</sup>

一九七六到八〇年，外蒙制定了一個新五年計劃，這是外蒙的「第六個五年計劃」。外蒙官方說，第六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的投資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將增加兩倍，其結果國民經濟生產基金將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農牧業基金將增加百分之五十強，

註⑥ 鐵瑞夫·杜畢著，扁舟及若如譯，外蒙共黨之真相，黎明文化公司出版，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卅日初版，頁四一六至四一七。

註⑦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S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4), pp.366-367.

工業基金將增加兩倍多。全蒙勞動力增加十萬多人，同時在物質生產部門內工作的人數將增長百分之十四強。社會總產量到一九八〇年比七五年將增加百分之四十四點八，國民收入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一點九。外蒙認為由於社會生產部門的結構的改進，經濟潛力得以加強，到一九八〇年的工業、建築、運輸及郵電部門將生產國民收入的一半以上。⑥實施此新計劃，外蒙同蘇俄和其它東歐「經互會」國家簽訂了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經濟合作協定，蘇俄藉着外蒙新五年計劃的施行，已完全牢牢地控制外蒙的未來發展。

外蒙計劃藉着蘇俄的經援，在新的五年計劃內，大幅度增加對國民經濟的投資，其總額為一百三十八億圖格里克，超過了過去兩個五年投資的總和。外蒙在經濟上來日的發展，及其和蘇俄西伯利亞區域合作的程度，值得吾人進一步注意。據稱外蒙的電力系統，已連結西伯利亞西部利米羅夫市西伯利亞電力綜合系統。這即是嘎魯特湖——額爾德尼特輸電幹線。通過這一條幹線，正好把所謂「蘇蒙合作」的額爾德尼特銅鉬選礦場所需的能源，予以充份的供應。根據「蘇蒙經濟合作協定」，在一九七六到一九八〇年的新五年計劃年代裏，雙方的經濟合作，同上一個五年計劃相比增加兩倍，蘇俄將援助外蒙偽政權建設數百座工廠企業，並將逐年擴大。一九七九年額爾德尼特銅鉬選礦場的第一期工程將投入生產。⑦額爾德尼特銅鉬選礦場是蘇俄重點援蒙工廠項目之一，同時亦是蘇俄經濟侵略向外蒙紮根的據點之一。僅一九七七年內，雙方派出三百一十五個生產隊，六十七個機組，八千四百多名工程技術人員，完成當年銅鉬選礦場的施工任務。額爾德尼特工業綜合體，從一九七三年開始動工，預計到一九八二年末全部完工，其中包括下列重點援建工程項目：(一)額爾德尼特銅鉬選礦場；(二)長達一百七十公里的薩里赫特——額爾德尼特的礦用鐵路；(三)蘇俄嘎魯特湖——達爾汗——額爾德尼特——色楞格高壓輸電線；(四)熱電廠和綜合線路；(五)建築材料生產基地；(六)額爾德尼特市公共設施。

## 五、結 語

倘蒙除在經濟上是無保留的依靠蘇俄外，在政治上是蘇俄忠實的傳聲筒，而在軍事上却是蘇俄前進配備的軍事基地。目前，蘇俄在外蒙大地上所佔的絕對的優勢，中共是非常恐懼和憂慮的。這點可從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六日中共「五屆人大」華國鋒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上窺其一斑。必需明白的是，中蘇共對外蒙的互爭控制權，祇是雙方廣泛爭執的一部份，但，這一部份却是很重要的。中共認為雙方之間的原則爭論，是蘇俄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挑起的。中共指責蘇俄當今頭目一意推行「社會帝國主義」，而祇在口頭上說願意改善雙方關係。因此，華國鋒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向蘇俄呼籲說：「如果蘇聯領導集團真的

註⑥ 敵情月報（蒙藏地區），第一六一期，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一日，頁八—十一。

註⑦ 同前註。

願意改善中蘇國家關係，就應該拿出實際行動來，首先就應當按照一九六九年中蘇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簽訂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議、並進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就應當從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蘇邊境撤軍，撤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樣。中蘇關係究竟如何發展，完全取決於蘇聯方面」。<sup>⑫</sup>中共在此特別強調蘇俄軍隊應從外蒙撤出，可以概見其所受軍事和政治壓力之沉重感。蘇俄方面通過外蒙偽政權的照會，來反駁中共的要求，並斥中共要吞併蒙古。偽蒙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向中共提出照會，其中有謂：「不久前，中國當局向蘇聯提出的從蒙古領土上撤出駐軍部隊的要求，是干涉蒙古內政的新的粗暴行爲，而且這種要求是背着蒙古政府提出的，這不能被看作是無視蒙古作爲獨立自主國家的企圖。人人皆知，祇是根據蒙古政府的要求，蘇軍部隊駐紮在蒙古，至於目前蘇軍部隊駐紮蒙古的原因，那祇有一個，即中國當局對蒙古的政策。」<sup>⑬</sup>

有趣的是偽蒙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對中共的照會中，提到五十年代雙方的關係和諧，乃是中蘇共先有「和諧」之故。我們知道五十年代中蘇共關係乃是父子黨的關係，今天，蘇俄的首號忠犬——偽蒙在照會中回顧上述的歷史，不僅不能折服中共，反而更加深了外蒙在中蘇共對立下的危機地位。

毛周死後，新的中共政權上臺，加強反蘇外交攻勢，企圖獲得西方科技，特別是軍事科技，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在戰略上從絕對劣勢略求好轉。但，這已造成中蘇共關係轉趨新的緊張。蘇俄「真理報」指責中共是「國際戰爭販子」及「製造糾紛者」。中共以「反霸權」做爲當前外交中心目標，特別是和日本簽訂了反霸「友好條約」之後，更加深了中蘇兩共的對立。外蒙處於此兩大共黨政權之間，在內政、外交、經濟和軍事上，都完全澈底的依附蘇俄，已成爲蘇俄前進的卒子。

外蒙邊境是中蘇共對峙的四千哩邊防戰中的正面，距離北平最近，是蘇俄直指中共心臟的箭頭。蘇俄不發動進攻則已，如要對中共進攻，必然會以外蒙作爲前進軍事基地。這便是蘇俄要緊緊拉住外蒙，並使其成爲附庸的主要原因了。

註⑫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第五版。

註⑬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十四日。